

散文組  
佳作

#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6屆(112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陳君泓

就讀系別：醫學系三年級

得獎作品：餘光

得獎感言：

我們偷了一點夕陽餘暉，好在夜半咀嚼。

## 餘光

醫學三 陳君泓


放學後已近一小時，教室裡，夕陽逗留在桌上，蘊夢、皇偉，和甫懿的底限頻率似乎偏低，在橘紅色籠罩下彼此串成談笑迴路，桌上的物理講義不願意與閒聊共振，卻好像也總跟專注差了半個波長。我在峰谷間顛沛，苦於無法和認真計算同調，若是大力截斷通路，恐怕會害友情一同熄燈。我詛咒自己高感度的同時，思索著不把氣氛過度加熱也能提高電阻的方法。可惜，尋找磁單極或許更實際。

正要舉手投降宣告無解時，雜訊卻戛然而止。猛然抬頭，只看見一個陌生的身影忽現在右前門口，好像是從沒有光的地方閃入，嚇得紛亂的波形瞬間通通倒臥。蘊夢的雙眼瞪大，圓圓得快把鏡框佔滿，牙齒突然停止咀嚼，就這樣放任嘴裡的芭樂軟爛，皇偉副歌高音到一半的流行曲就像突然停駛的雲霄飛車一樣煞住，所有人的心都隨著那一個斷掉的高音被懸在半空。那瘦長的影子忽地一頓，好像與我們相仿，對對方的存在感到訝異。我約略打量了他，削瘦的身材與被斜陽拉長的影相仿，衣服經過時光漂白，呈現出一股灰階，牛仔褲破爛的隨機，大略與時尚無關。神秘人很快就拉下搖桿，讓停駛的列車繼續，他大步邁開雙腳，而咧嘴的布鞋一開一合，雖然要吃進太多灰塵仍必須賣力工作，手臂亦不曾閒著，從郵差包裏抓出一疊……

我隱約明瞭接著將發生什麼。一

張張桌子被強制餵食，偶爾有受不了而吐了一地的，不過黑影那機械式的熟練動作不帶感情，一個、一個、又一個，他只是快速而粗暴的填鴨。這時蘊夢才從驚嚇中恢復，他嚥下嘴裡的食物說道「那……那個，你、你其實可以放……放前面桌上就、就好了。」那尷尬而遲疑的口氣，簡直彷彿該為被發現而感到難堪的入侵者是我們。皇偉堅定地附和道：「對啊！有需要的同學自己再拿就好。」「我發一下就走了，沒關係。」這時，他逐漸靠近我的桌子了，那黑影的形貌終於清楚了些。中長的髮黑白間雜，皺紋不多，看起來約莫四旬，方框眼鏡後的雙眼給我種灰撲撲的意象，好像不小心灑了太多胡椒的魚丸湯表面一樣，又有點像市場上乏人問津的魚，放久了眼珠子就蒙上一層污濁，而他那手，細長的似一位鋼琴家，可惜上頭的繭如蜘蛛網般層層裹住了它們，指甲還算整齊，不過那些或黑或五顏六色的甲垢告訴我，他大概不是彈鋼琴的吧！黑影到了我的座位前，由於抽屜被身體給擋住了，我的桌子沒有吃進傳單，不過這似乎也不給黑影帶來什麼困擾，它被快速的塞進我攤開的講義下，那黑影自始至終和我毫無眼神交流，好像事情本該如此、一直如此，自然得不須詢問。他緊接著繼續高效率的分派工作，或許他能當一位鼓手，因為他雙腳打出的節拍穩定持續、不容任何人使他分心。

「真的可以放前面就好，塞抽屜同學不看的還是會丟掉啦！」面對逐漸逼近的身影，蘊夢還是沒有放棄交流的打算，「發現會扣錢。」那被鬍渣圈養的嘴快速的開了又閉，破布鞋撲撲快走的聲音不曾停歇，甫懿迅速接上：「我們會幫你保密啦！」「真

A person is walking on a beach at sunset. The sun is low on the horizon, casting a warm glow over the water and sand. The person is in the distance, walking towards the left. The sky is a mix of orange and blue, and the water reflects the light of the setting sun.

的不行，班上有在那邊補習的回去說，被發現會記點加倍扣錢。」那個過瘦的灰色中年人再次快速的回應道，語畢還不忘了補上幾聲無奈的乾笑。我隱約覺得好像有點什麼攪亂他那魚丸湯似的渾朦雙眼，弄得湯底的渣滓都翻滾了起來，或許是他想起某個熱血地和陌生人講義氣的年輕小伙子，也可能是之後某個相信苦日子再撐一段就過了年輕人。那年輕人還會相信在暖暖的夕照下跟陌生學生的約定，然後他會在之後迎來冰冷的早晨，抓抓亂髮像飢餓抓著他的胃，懷疑那些早已被扣的工資怎麼還壓在老闆桌上，就像某天被壓在講桌的傳單，永遠沒有發下來的可能。我一開始還以為那斑髮人過度無機的動作和聲線是為了完成一次有效的侵略，看來他只是個想闖空門偷一點陽光，卻尷尬撞見人的賊。

中年男子被扯開的嘴角慢慢鬆弛，嘴唇似乎有那麼一下子維持在一種半開半合的狀態，片刻後他終於開口了：「現在工作真的很難找，體諒一下。」他的上下唇開闔得很輕很慢，卻像是突然把什麼東西重重砸下，蘊夢原本張了一半的嘴快速閉上，接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時間好像有一瞬間凍結了，布鞋撲撲的聲響停下，而所有人的動作都暫時停格。察覺到自己造成氣氛莫名的凝固，他彷彿是要彌補什麼似的急切地補上：「不喜歡可以丟回收，反正也不能換錢。」左邊同學們這時都趕緊移開視線，瞪著他們幾分鐘前就該專心練習的題目，也不管筆還躺在桌上，蓋子都沒打開。那個可憐的中年人看看四周，吸進幾口逐漸轉涼的傍晚，緩緩低下頭，眼神呆滯的瞪著手裡的傳單，再也無話可說了。好像過

了很久很久，但是太陽其實也才下沉了那麼一點，不過那卻足以讓他站的位置落入黑暗了，他重新抬起雙腳，慢慢地前進，好似已經放棄追上移動的光線，只是繼續發下手裡的傳單，不時喃喃自語道：「一定要發完。」「現在工作真的很難找，體諒一下。」

最後一張桌子也收到了傳單，就這樣滑進黑暗的抽屜，那枯皺的手把剩下的傳單塞進他空蕩的郵差包，一個乾癟細瘦的身影向著門口走去，腳步激起的灰塵產生一陣廷德爾效應，擾亂了光路的行進，不久，那些灰塵也回到暗影之中，什麼也沒留下。我抽出講義下的那張薄紙，可惜，是雙面印刷，連充當計算紙的功能也沒有。我走出教室，忽略地上散落的零星廢紙，然後把手上的傳單輕輕拋落回收桶，讓它飄到那無人在乎的地方。